



C A O M U Z H I J I A N

柿树
荷
玉兰
土门峪的桃花
豆三神
木槿
木瓜树
八月的庄稼地
雨
园林场往事
植物园
蜻蜓在荷叶上飞
丝瓜
茄子
花水的花事
天的野菜
梅
豆角村的春天
花水的植物
紫薇
蜀南的竹
甜瓜

草木之间

高亚平◎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08070311113 郑州书图



C A O M U Z H I J I A N

草木之间

高亚平◎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ZH16N06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木之间 / 高亚平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有限公司, 2016.6

ISBN 978-7-5613-8526-5

I. ①草… II. ①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5849 号

草木之间

高亚平 著

责任编辑 / 张建明 郭 琦

责任校对 / 路 遥

装帧设计 / 鼎新设计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00mm × 980mm 1/16

印 张 / 13

字 数 / 100千

版 次 /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8526-5

定 价 / 32.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29) 85307864 85303622 (传真)

自序



收入这本集子的文字，大多是我近四五年间所写的，且多为写植物，以及和植物有关的文字。也许有了一些年纪的缘故吧，近年来，我忽然对植物有了兴趣，外出闲游，喜去乡野，喜去山间，喜去河滨，即就是在城市中散步，也喜欢去公园，尤其喜欢去植物园，一句话，喜欢去草木多的地方。而平日闲居在家时，也喜欢侍弄花草，喜读和植物有关的书籍，诸如《植物名实图考》《本草纲目》《救荒本草》《神农本草》等。草木知本分，守初心，少贪欲，少纷争，平和，自然，随性，有老庄意味。让人见了安静，亦让人心生喜悦。草木的这些品性，和我的心相契。我曾让书法家张英群兄书一斗方：草木性情。悬挂于书房，以示对草木不忘。

闲读典籍得知，古人对草木亦情有独钟，他们“衣则桑麻，食则麦菽，茹则蔬果，材则竹木，安身利用之资，咸取给焉。群天下不可一日无，则植物较他物为特重。”非唯古人，今人谁又能离开植物呢？我们每天吃着植物的根茎花叶果实，享受着植物给我们提供的器具，呼吸着植物散发出来的清芬，可见，植物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

我喜欢草木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自小生活在乡下，见惯了草木。我的家乡在长安王莽稻地江村，这里属于樊川的腹地，它南揖终南山，北依少陵原，西临神禾原，是一个多水且草木丰茂的地方。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或林下之士曾卜居于此。我们熟知的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杜牧，就曾长

期生活于此，且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而我们耳熟能详的“人面桃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儿时，一年四季，我可以说是草木的包围中生活的。且不说河边的高杨大柳，田野中的桃红杏白，遍地的庄稼，以及终南山上的苍苍林木，单是我家的后院里，就是一院绿意。在我的记忆中，我家的后院中有两棵柿树，两棵香椿树，一棵石榴树，还有一棵杏树，一棵泡桐。而院中不大的菜地里，则被祖父扎上篱笆，种上了葱蒜韭菜，种上了莴苣、茼蒿、青菜，点种上了扁豆、葵花、丝瓜，还有黄瓜、西红柿、葫芦什么的。春天，那可真是一院的繁花；夏天，则是一片葱茏；而秋天则是果垂枝头。即就是“万树寒无色”的冬天，依然有茼蒿匍匐于地，有菠菜瑟缩于地，给冷凝的大地增添一抹春色。可以说，草木于我，如乡邻，如老友，亲切随意，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世说新语》载周子居语：“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而我一日不见草木，则俗心生矣。草木可以让人清心寡欲，可以让人忘俗，更可以让人清澈通达。草木有这般的好，任谁又能不喜欢呢？

人生亦有涯，在这有限的时光里，让我们稍微放缓一下匆忙的脚步，平静一下烦乱的心绪，去亲近一下草木吧。让草木的倩影清明一下自己的眼目，让草木的清露润泽一下自己的心田，让草木的馨香芬芳一下自己的灵魂。攘攘红尘，有草木相伴，夫复何求？

2016年4月26日于坐静居

目 录 Contents

- 001 柿树
- 006 荷
- 011 玉兰
- 016 土门峪的桃花
- 021 豆三种
- 028 木槿
- 033 木瓜树
- 038 八月的庄稼地
- 043 雨
- 046 园林场往事
- 051 植物园
- 057 蜻蜓在荷叶上飞
- 066 丝瓜
- 071 茄子
- 075 里花水的花事
- 081 春天的野菜
- 085 说梅
- 090 南豆角村的春天
- 093 里花水的植物
- 096 紫薇
- 100 蜀南的竹



103	甜瓜
108	环城公园
112	迎春花
115	香椿情结
120	青龙寺·桃花
123	绒线花静静地开
128	一棵明代的树
131	捡豌豆
137	河柳
145	春天
148	城墙下的梅花
151	蔷薇园和它的主人
155	南瓜花开在院墙上
158	二爷的菜园花满畦
162	吃柿子的鸟儿飞来了
165	夏日草木
170	石榴
173	秋芥
177	桃花意绪
181	灰灰菜
184	大豆
187	螃蟹
192	喜鹊
196	夏日蝉声
201	后记

柿 树

柿树是关中农村最常见的一种树，尤其是沿秦岭北麓一带，几乎家家有柿树，村村有柿树。有人说，柿树多生长在苦寒的地方，譬如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省的山地、丘陵地区，也许吧。柿树耐贫瘠、耐干旱，生长缓慢，但它易活好管，稍有一些土壤水分，就能迎风而长，并结出通红鲜亮的柿子，这很像草民百姓，让人感动。

我的家乡在秦岭之北，离山约有十里，西依神禾原，北靠少陵原，属于川地。因近山之故，柿树在家乡也广为种植，河边地头，人家房前屋后，常可见到柿树的影子。尤其是到了秋日里，严霜一洒，树叶变成绛红色，片片落下，而红艳艳的柿子则俏立枝头，或累累然，或垂垂然，一兜儿一兜儿的，晴空丽日下，鲜艳之极，谁看了都会为之心醉。再陪衬以青堂瓦舍，袅袅炊

烟，一丘丘金黄的稻谷，绿得发黑的玉米地，还有呼啸的鸟群，那简直就是一幅秋丰图，不唯旅人见了着迷，就连本乡本土之人见了，也会目驻神驰，连连赞叹的。

柿树的品类很多，以果型和味道来分，大约有水柿、火柿、尖顶、火晶、寡甘、面蛋之类。因其树种不同，故果熟期和果味也大不相同。水柿硕大，未成熟时，浑身呈青绿色，熟后呈金黄色，食之清甜，水气大，美中不足的地方是皮厚。火柿靠近蒂部有一圈云纹，很好看。这种柿子个儿不大，吃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唯其未熟时，用火烧熟了吃，甜香无比。我不知道火柿之名是否由此而来，反正少年时代，我没有少吃过烧熟的火柿。尖顶和火晶则是我们那一带最常见的柿子。尖顶个大，快熟时将其摘下，用温水拔去青涩之气，吃起来甜脆无比。但需注意，去其青涩之气时水不可太烫，过烫则柿子会被煮死，那时，任你是神仙在世，也只能徒唤奈何。尖顶自然熟了也好吃，用手轻轻地剥去一层薄皮，便露出了鲜红的果肉，食之，糯甜如饴。火晶体型小，通体红艳，如沙果般大小，这种柿子红熟时，或轻揩去柿子上的薄霜，一口吞了，或揭去柿蒂，对着口，微微一吮，立时一股蜜甜，便顺着喉咙流到肚里，一直甜到心底。火晶是可以久储的。霜降之后，摘了火晶柿子，用剪刀剪去树枝（防树枝戳坏了柿

子，柿子熟透后变软，最是娇气，稍微碰撞一下，就会破了皮，流出汁儿），在瓦房顶上用稻草盘个窝，将已红但还发硬的柿子头朝下一层，再头朝上一层，如此重叠，一层层码起来，最后用稻草盖严实了。这样，一任风吹雨打，霜侵雪压，柿子全然不惧，只安然地躺在草窝里，慢慢变熟。吃时，只需轻轻地揭开稻草，一层层拿去。如此，便可以一直吃到来年开春。寡甘柿子甘甜，不易变软，一般让其在树上变熟。这种柿子有时白雪都覆盖了大地，还擎立在枝头，风吹不落，雨打不坠。摘时，要用夹杆夹。面蛋形似火晶，但没有火晶鲜红、亮堂，也没有火晶蜜甜，只是一味的面。寡甘和面蛋，我们那一带人家种得不多。还有一种柿树名叫义生，是没有经过嫁接的，即使熟透了，吃起来也有涩味，栽种的人就更少了。

我家老宅的院中有两棵柿树，一棵是火晶柿树，一棵是寡甘柿树，都有小桶般粗细。火晶柿树后来因要盖新房，斫去了。寡甘柿树至今还在院中挺立着，春天，在翠绿的叶片下，开一树方型的金黄的小花；秋天，结一树红灯笼样的柿子。童稚时代，这两棵树给了我无尽的欢悦和乐趣。夏日看蚂蚁上树，用一根线穿了柿花挂在脖子上做项链，上树捉金龟子、知了，在树下乘凉、荡秋千；秋日里爬上树摘柿子，用铁丝扎红彤彤的柿叶

玩，等等，都是让人着迷的事儿。有一种专吃柿子的鸟儿，家乡人呼它作燕咋啦，每年柿子成熟时节，它们都会叫着闹着飞临家乡的原野。每当这时，家乡的柿树都会遭一次殃。但在我的记忆里，家乡人似乎并不恨这种鸟儿。若那一年燕咋啦不来，他们还会仰了头，自言自语地说：“燕咋啦咋还不来呢！”一年秋天，柿子成熟季节，因为忙，父亲嘱咐我和弟妹们把家中院里的柿子摘了。于是，我和弟妹们提篮拿夹杆，把两棵柿树上的柿子摘了个净光。不想，父亲晚上回家后看到这种情形，脸色立即沉了下来，他二话不说，饭也顾不上吃，便搬了梯子，硬给树顶上绑了几兜儿柿子。下来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记住了，天生万物，有人吃的一口，便有鸟儿吃的一口。”直到此刻，我才恍然大悟，我们太不厚道了，忘了给鸟儿留吃的了。父亲去年八月份已谢世，如今，追言思人，我不觉恍然。

柿树还是一种入得画图的树木，许多国画家都爱画它。我的岳丈家在终南山脚下，出小峪口不远即是，村名也很有意思，叫清水头。每每念及这个村名，我都会想到杜甫的诗句：“在山泉水清”。清水头村多树木，尤多柿树，一搂粗的，桶粗的，随处可见，夏天撑一树树阴凉，冬日铁枝虬干，古意苍然。我曾多次在这些树下盘桓，感叹着光阴的飞逝，追忆着逝水流年。一次，

我和国画家赵振川的弟子王归光、于力闲聊，得知赵先生也常带了一班弟子到此写生作画，不觉欣然。怪不得近日观看他们师生的秋季小品展，似乎画里闪现着柿树的影子呢。

清水头村还有千亩荷田，六七月间，荷叶田田，荷风阵阵，荷花次第开放，红的白的，加之青山绿水，远村长林，景致也是蛮宜人的。除了柿树外，不知赵先生会不会偶发兴致，也画一笔两笔荷花呢？

荷

说到荷，不唯陕西南部地区，譬如安康、汉中等地广泛种植，就是秦岭以北的关中地区，也多有种植，尤其沿秦岭北麓一带，因多峪口，多流水，多川地，种植更为普遍。明代诗人钱微曾写过一首咏荷诗：“泓然一缶水，下与坳塘接。青菰八九枝，圆荷四五叶。动摇香风至，顾盼野心惬。”想他描写的应该也是北方的荷吧。

对荷，我说不上多么喜爱，但碰到了，总要驻足多看两眼。原因嘛，我们家乡有荷，打小就认识。故而见到了，总有那么一点亲切。这好比是邻居，虽平日没有多少交往，因相处的时间长了，只要没有交恶，不期在外面遇到了，还是有那么一丝淡淡的喜悦在心底的。

我的家乡在樊川的腹地，离终南山仅有十多里之遥。终南山是秦岭的一段，山上植被好，故雨水多，加之家乡又是川地，西面北面皆原，水汉低湿地方多，水



田面积便广博，这在关中别的地方是不多见的。水田面积广就宜种稻植荷。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庄周围全是稻田、荷田。就连村名也叫稻地江村。附近村庄的人，还给我们村编了一句顺口溜，道是“进了江村街，就拿米饭憋（吃饱的意思）。”足见家乡水田面积之广。

插秧种稻在麦收后，但秧苗是在麦子还未成熟时已育在秧床上了，绿莹莹的，如绿绒毯，很好看。待到麦子收割过后，腾出了地，方拔了秧苗，一撮撮插入水田里的。而荷则是在暮春已被植入去冬预留好的田里的。那正是小麦扬花、柳絮飘飞时节，放眼原野，白色的絮状的杨花，漫天飞舞，夕阳下，尤为好看。

植荷是一件比较麻烦的活儿，也是一件细致活儿。先得套上牲口把地翻了，然后把地耙平，再给田里隔三岔五地堆上捣碎的农家肥，之后把藕种埋入粪堆中，放入水，荷田就做好了。十天半月后，你到地头去看吧，原来水平如镜的荷田里，便有如婴儿小拳样的小叶露出水面，嫩绿嫩绿的，上面还挂着晶莹的露珠。从这时开始，荷田一天一个样，荷叶愈生愈多，一两个月后，便已是叶覆叶，层层叠叠，碧绿一片了。荷田里也开始热闹起来，水中有水葫芦、荇草，有鳊鱼、泥鳅，最多的是青蛙。它们在水里跳来游去，有时甚至跳到荷叶上去，压得荷叶一忽闪一忽闪的，荷叶上的露，便若断了

线的珠子，纷纷滚下，跌落水中。蜻蜓也很多，麻的、黑的、红的、绿的，或于荷田上空来回飞翔，或降落在荷叶上面。此时，水稻也已成长起来，整个稻田绿汪汪的。片片稻田和片片荷田相间相连，田野如画轴，渐次打开，远山近树，美丽极了。而荷花也在这个季节静静地开了，粉红的，莹白的，花大如碗，挺立在重重荷叶中，如浴后少女，微风过后，婀娜有致，美艳得使人心痛。

夏日无聊，翻书破闷。从书中得知，古今有很多爱荷之人，李白、周敦颐不待说，今人中喜欢荷的，作家里就有席慕容、汪曾祺。席、汪二人都曾种过荷。席慕容是诗人，还是画家，她植荷除了观赏、作画外，大概还是出于女人爱美的天性吧。汪曾祺我想则更多出于情趣，出于对生活的热爱。读他写种荷的文字，让人感动，也让人觉得温暖，如何的弄来大缸，给缸里倾倒进半缸淤泥，铺上肥，注入水，植入藕秋子（荷种），看它生叶、开花，历历写来，如在目前。不过，无论是席慕容，还是汪曾祺，他们种的荷都是观赏荷，不长藕，和我家乡的荷是不一样的。我想，花叶也一定没有我们家乡的荷开得大，生长得碧绿茂盛吧。

曾见过许多荷，比如苏州拙政园的荷，湖南桃源的荷，昆明滇池的荷，但我以为总不及我们家乡的荷。长

安自古帝王都，长安自古也是出美荷的地方。家乡清水头村的千亩荷田，花叶之盛，势接天际，让人震撼，亦让人流连。夏日到此，沐荷香荷风，可以忘忧。若带有酒，还可效古人，摘一段荷梗，掐去头尾，将其插入酒瓶，慢慢地吸，喝上一两口带有荷香气的酒，那份惬意、自在，更无以复言。